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著名建築師。一九七七年起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攻讀建築學，八四年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曾獲英國皇家建築設計一等獎、威尼斯雙年展銀獅獎、新加坡總統設計獎、新加坡傳統建築修復獎等。為上海世博新加坡館建築師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一步一步走向黯光的所在 · 陳家毅

光與影的美妙有時讓人驚嘆，京都郊外的佐川美術館完美詮釋了「光」的變化，為觀者帶來神奇映像。

世 上這麼多個專業，攝影師恐怕比建築師更深切了解環境裏「光」與「影」的美妙。而當下眾多攝影師之中，能將「光」與「影」掌握至淋漓透致之境的，恐怕非杉本博司莫屬了。杉本博司作品中的微弱弱光，往往通過絕大空間裏的點點來捕捉：站在他的作品《海景》前，觀者首先得讓自己的心情平靜下來，眼睛才得以適應，始能看見鏡頭描述的浪濤，具其震撼力。半晌後方能領悟到情境中的此刻，原來也有月光同在，漸漸聽到潮聲，嗅到海洋的味道。

這位日本攝影師的素養裏，無異深藏著另一位日本人，崎谷潤一郎優雅的文字。《陰翳禮讚》便這樣敘述日本人如何把玩空間裏的光與影，為我們解開了久惑的迷團：「日本人的祖先不得已住在陰暗的房間裏，曾幾何時，竟由陰翳中發現了美，最後更為了美感，進而利用了陰翳。」文章裏，崎谷進一步分析通常與庭院分割不開的傳統「和室」：「凹陷的空

間，讓透進室內的光線在牆間的各處醞釀出朦朧的光影。」所說的「朦朧的光影」，正是攝影師在作品裏體現的一種若有似無，難以分辨的氛圍。崎谷又說：「自然形成的陰翳世界，會產生任何壁畫、裝飾也無法媲美的幽玄韻味。這看似簡單，但事實上卻是非



■ 幾近空無一物的地下「樂吉左衛門館」，透過湖水撒曬一地間接的濾光

陳家毅

常不容易。……都必須一一在看不到的地方煞費苦心。特別是那泛在書齋紙門上白濛濛的微微光芒。……與其說採光的陽光，紙門先過濾一次後，光線強度也被適度地減弱了。」

較之我們華人總愛把居所

弄得燈火通明，毫無情調可言，原來日本人早領悟了「黯光」的含蓄與玩味無窮。北方住宅的設計向來會遵守「坐北朝南」的二法則，以為在陽光稀薄的冬天好直接採光取暖，殊不知日本傳統庭院有時為了借遠處的山景，反將觀園朝向轉向北面。這布置讓南來之光投射在北籬面上或樹木之端，才婉轉折射入室，光線便柔和有趣多了。京都修學院離宮內庭院的朝向，就是有群山景的西北面。

這合乎崎谷所言：「難以透進和室的陽光，於外側屋簷或搭建而成的土庇衍展，或依附在走廊緣側，讓日光更形迴遠。如此，反射自庭院的光線滲過紙門，悄悄沁入室內，熹熹微微。」

京都市東北郊外的琵琶湖，湖畔東側有座「佐川美術館」，於一九九八年初落成。建築以現代結構建材、現代施工手法建成，其精髓卻是前朝的：人造水池環繞包圍著建築，入口須慢下來步越小石橋，經過一道沿水長廊方抵美術館大門。建築物到處散發著日本傳統屋宇和庭院的神韻，鋁金屬鋪面的大屋頂佔據了四份之三的立面，像戴了蓑帽的武士，僅露出下半張臉。屋棚底下的影子，遠看是黑漫漫的一大片潑墨，吞嚥了走廊上的牆壁和柱樑。情況和崎谷描述的日本老寺院：「覆蓋著大片脊瓦，全體結構均籠罩在頂棚延展出的

深廣陰影中」如出一轍。

湖面上美術館雙排直排，共有兩個主展館，前棟為「平山郁夫油畫館」，後棟是「佐藤忠良雕塑館」和臨時展館。一油畫一雕塑的展館非常齊整，但是，全場的驚喜原來安排在不顯眼的水池底下。順著場內廊道尾端的石梯而下，是「樂吉左衛門館」（二零零七年開館）。闊大的空間除了實木長條櫈，全場幾乎空無一物。透過水池投射進來的陽光，在大廳盡頭的牆面、地上，水光波影忽明忽暗搖熠不斷。削弱的陽光，調整人的眼瞳，為進入更黯暗的空間做好準備。

樂吉左衛門乃「樂燒」第十五代傳人，地下室專門展出他的陶茶碗近作。暗室內玻璃陳列櫃像立體捲軸，作品數量不多，既精緻又粗獷，在黑暗中隱隱發光。湖上設有兩間茶室，四百多年前茶聖千利休的茶道理念在此得以傳承。大間「俯仰軒」的茅草屋頂大片延伸向外，湖光反映在屋簷底的竹面，再倒射入榻榻米室，室內光線極之柔和。小間「盤陀庵」茶室僅一坪左右，躬身才能夠穿過方型入口。榻榻米上回望幕牆，窗外日光正穿越過和紙，裏內有透明條狀的歷克力結構，投影變成了神奇難忘的映像：微帶淺綠的竹林一片，每一竹節皆清晰可見。

註：《陰翳禮讚》參考譯本為二零零七年「臉譜書房」，李尚霖翻譯的版本。